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中華書局

意林校釋

上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意林校釋

上

王天海
王韜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意林校釋/王天海,王韜撰. —北京:中華書局,2014. 1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ISBN 978 - 7 - 101 - 09854 - 9

I. ①意… II. ①王…②王… III. 古典哲學 - 研究 -
中國 - 唐代 IV. B241.0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77094 號

責任編輯: 石 玉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意林校釋

(全二冊)

王天海 王 韜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23½ 印張 · 4 插頁 · 51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冊 定價: 72.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9854 - 9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出版緣起

新編諸子集成叢書，自一九八二年正式啟動以來，在學術界特別是新老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已形成規模，成為學術研究必備的基礎圖書。叢書原擬分兩輯出版，第一輯擬目三十多種，後經過調整，確定為四十種，今年將全部出齊。第二輯原來只有一個比較籠統的規劃，受各種因素限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有的項目已經列入第一輯出版，因此我們後來不再使用第一輯的提法，而是統名之為新編諸子集成。

隨着新編諸子集成這個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叢書劃上圓滿的句號，作為其延續的新編諸子集成續編，現在正式啟動。它的立意、定位與宗旨同新編諸子集成一脈相承，力圖吸收和反映近幾十年來國學研究與古籍整理領域的新成果，為學術界和普通讀者提供更多的子書品種和哲學史、思想史資料。

續編堅持穩步推進的原則，積少成多，不設擬目。希望本套書繼續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前言

一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思想應運而生，諸多流派自然形成。諸子著書立說成風，積極宣揚和傳播各自的主張和學說，給後人留下了大批珍貴的歷史文獻。令人扼腕的是，先有秦火之焚，後有楚、漢相爭，不知有多少先秦古籍毀於一旦。西漢之際，碩學名士繼承了先秦諸子著書立說之遺風，不斷有新作問世。據隋書經籍志載劉向所整理著錄的圖書就有三萬三千九十九卷，可惜「王莽之末，又被焚燒」（見隋書經籍志）。自劉秀中興以來，著書聚書爲光武所重，宮廷藏書勝於西漢三倍，然遭董卓移都之劫，後繼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焉」（見後漢書儒林傳）。三國鼎立，魏、晉相繼，文士輩出，諸子之書林林總總，然而戰爭頻仍，「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見隋書經籍志）。八王之亂後，魏、晉宮廷藏書損失殆盡。南北朝時期，數南梁蕭繹焚書最爲慘劇，三國要略載「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行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見太平御覽六百一十九引）。隋朝的短暫統一，也曾大規模地進行過聚書藏書活動，成效顯著，然而隋末戰

亂，煬帝聚書三十七萬，皆焚於廣陵，其目中並無一頁傳於後代」（見揮麈後錄卷七）。唐代開天盛世，大治文事，撰成古今書錄二百四十卷，著錄圖書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不幸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見舊唐書經籍志）。此上所述，皆政權更迭、戰火頻仍給古代存留文獻造成的無可挽回的損失。另一方面，也由於古代典籍的鈔寫、刊刻、印製與保存等方面的條件受到限制，再加上年代久遠，諸子書的流傳和保存就顯得極為艱難。於是從漢朝起，歷代朝廷都有專門機構、專門人員負責收集、整理、校刊、著錄先朝與當代的文獻典籍。在民間，除了那些碩學大師埋頭於儒家經傳外，尚有雅好典籍的文人學士也致力於對古代諸子書的鈔錄與保存。這不僅可以彌補官府收集的闕漏，而且許多皇家館閣不載之書也常賴此得以存世流傳。但其中摘章尋句的撰書方式往往不被世人重視，故這類作品能保存並流傳至今的並不多見。正因為這種輯錄性的著作存世稀少，又由於它的內容常常為別書所不及，也就更顯出它的重要價值。我們今天要閱讀和研究先秦至兩晉的諸子著作，唐代馬總撰寫的意林，正是這樣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馬總的生平事蹟，兩唐書本傳所載略同。馬總，字會元，扶風（今陝西省鳳翔一帶）人，生年不詳，卒於唐穆宗長慶三年（八二三年）。據本傳載，馬總的主要經歷及活動在唐貞元至長慶年間。歷唐德宗、順宗、憲宗、穆宗四代皇帝，屬中唐時期人。馬總幼年孤貧好學，性情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由鎮

守滑州的姚南仲徵爲幕府屬吏。姚南仲與監軍薛盈珍不睦，被薛誣告不法而罷官，馬總受到牽連，被貶爲泉州別駕。薛盈珍後入朝掌樞密，福州觀察使柳冕趨附權貴，迎合薛的旨意，命從事穆贊拘審馬總，欲治其死罪。但穆贊認爲馬總無罪，設法爲他解脫，馬總方得免死。後來馬總遇赦，酌情就近安置爲恩王傅（唐代宗李豫第六子封恩王，見舊唐書肅宗代宗諸子列傳）。元和初年，馬總升任虔州刺史。四年後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馬總崇尚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爲官多年，清正廉明，剛直不撓，深受當地百姓擁戴。他還在漢朝建立過銅柱的地方，用銅一千五百斤專門澆鑄銅柱二根，刻寫大唐威德，並表明自己是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以紹先祖業績。朝廷因爲他治理少數民族地區功勞顯著，加授紫衣及金魚袋，以示尊寵。他在嶺南數年，不以邊地爲苦，爲開發蠻荒地區的經濟、文化，加強民族團結，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當淮西吳元濟作亂之時，宰相裴度受詔任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前去平叛，並表奏馬總擔任宣慰副使。吳元濟被誅後，裴度命馬總留蔡州任彰義軍留後。不久又遷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馬總爲改變當地舊習俗，嚴法明教，恩威並用，徹底剷除了長期盤踞的軍閥殘餘勢力，安撫了賊陷區內廣大民衆。這對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加強中央集權，消除割據分裂局面，無疑具有進步的歷史作用。從此以後，馬總歷任方鎮，仕途一帆風順，屢次升遷。後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朝爲戶部尚書。正當唐穆宗準備對他委以重任之際，馬總卻於長慶三年與世長辭，死後

贈右僕射，謚號曰懿。

馬總爲官之時，精通治道，文韜武略，莫不得心應手，故不僅屢建政績，且於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書冊不去前，勤於筆耕。計著有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即意林）等書百餘卷行於世。故新唐書本傳讚語稱馬總「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邪」。今考馬總傳世著述，有意林六卷、意樞二十卷（見宋志、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唐年小錄八卷（見元陶宗儀說郛卷四十二，作唐年補錄）、大唐奇事一卷（見說郛卷四十八）、通曆十卷（見日本國見在書目）。四庫全書史部作通紀，因避乾隆弘曆名諱而改，全唐文還收有他所寫表、狀、記等文章四篇。這些累計起來的卷數，還不及本傳所載之半，餘皆亡佚不存。

二

意林爲諸子雜鈔之書，查考史志所載，隋志雜家始錄此類著作，皆爲南北朝時人所撰。如未題撰著者姓名的雜事鈔二十四卷、雜書鈔四十四卷，梁有庾仲容子鈔三十卷，又有沈約子鈔十五卷（兩唐志皆作三十卷）、殷仲堪論集八十六卷、繆襲等皇覽一百二十卷、崔安帝王要集三十卷。舊唐志亦載孟儀子林三十卷、薛克構子林三十卷、魏徵等羣書治要五十卷。此外，唐志類書類尚有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

卷、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徐堅等初學記三十卷等書，都是類似的著述。但是上述著作能完整保留至今的已寥寥無幾。南朝梁庾仲容的子鈔三十卷就早已不存，幸有意林存世而略知其概。意林本於子鈔，共摘錄晉代以前的諸子書一百一十一家，故歷代整理、校勘晉以前子書者，多會徵引意林。由此可見意林的重要價值及其歷史地位。但從現存史料看，意林一書自問世以來，傳本稀少而又殘缺不全。校注家們忙於整理校勘名人名家大作，竟無暇顧及這位中唐時期才兼文武的封疆大吏「尋章摘句」的輯錄之作了。直至清乾隆時，方有周廣業的意林注問世。雖然那只是簡而又簡的校注，但也聊勝於無了。其後又有清嘉慶時人嚴可均對意林作過一番考訂和整理，可惜只有手校本，而又未能刊行於世，只能從他身後刊行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關卷次中見到一些零星記載。

意林一書，新唐志以來的史志書目均列入雜纂之屬（新唐志雜家始載「馬總意林一卷」）。它是在子鈔的基礎上有所增損而成，所以實際上不能算是馬總的獨立創作。其內容完全是對晉以前諸子書的摘錄，因而它實際上是一部諸子書的輯錄著作。今傳本意林，前有與馬總同時代的戴叔倫、柳伯存序文各一篇。戴序稱馬總家藏子史百家之書，從小就研習誦讀，探尋其中情趣要旨，意有所得，便手自集錄。其後又根據子鈔有所增損，裁成三軸，取名曰意林。戴序認為此書上可以防範主持政教者的失誤，中可以排比史實的闕失，下可以有益於寫詩屬文的思緒，真可謂淳正廣博，要言不煩，以少為貴。柳序稱馬

總「精好前志，務於簡要，又因庾仲容之鈔，略存爲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柳序還認爲，隋有李文博的治道集，唐有虞世南的帝王略論，武后時有朱敬則的十代興亡論，而意林究子史大略，合四人之意，故稱意林。柳序還稱馬總曾對他談過著述意林的體例和意圖，即「先務於經濟，次存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並贊許馬總此書是「文約趣深，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戴、柳二人的序文，雖不無推崇之意，但他們作爲馬總的好友，又是意林一書的最早讀者，必然見其完帙，所作的評述，應該是比較精當而合乎實際的。

意林不僅成書年代較早，而且是歷代古籍中囊括晉以前子書最多並保存至今的著作。就連意林所本之子鈔，也只錄諸子一百零七家，且此書早佚，其書目僅見於宋高似孫子略目中（見一九八四年版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卷一）。又如明代歸有光所輯諸子匯函，採子書共九十三種，但收晉以前子書也只有七十一種。再如清光緒年間崇文書局刊行的百子全書，號稱「子書百家」，但收晉以前子書也只有六十七種。所以，無論是比成書年代之早，或論收錄子書數量之多，很少有別的書可以和它相比。

意林採錄條文最多的是抱朴子、淮南子二家，均在百條以上；錄入注文最多的是道德經、莊子二家，可見唐人對老、莊道家思想的重視程度。其中第六卷存目多而正文少，大多三兩條，有的僅寥寥數

語而已。其中有目無文者共十三家之多（新序重出，有目無文，實只十二家）。其他各卷所錄，份量上也大體相當。卷一錄二十家，從西周鬻子始，止於戰國韓非子，共錄文三百一十四條，儒、道、墨、法數家並存。卷二錄十五家（鵠冠子、王孫子有目無文，實錄十三家。其中王孫子目下錄文十四條，乃莊子文誤入，已正之；又以李遇孫據宋本補刻兩家逸文三條補之），始於戰國列子，止於西漢淮南子，共錄文三百二十六條，且道、法、小說、縱橫、儒、雜多家並載。卷三錄九家，始於西漢鹽鐵論，止於東漢潛夫論，均爲兩漢時諸子，共錄文二百二十二條，其中除王充論衡屬雜家外，餘皆爲儒家。卷四錄七家，始於東漢末風俗通，止於東晉抱朴子，共錄文二百零五條，其中除商君書爲戰國時人所撰外，餘皆漢末及魏、晉時諸子之書，同樣是兼錄雜、法、儒、名、道各家。卷五錄二十家，始於曹魏周生烈子，止於東晉梅子（卷五原止於物理論，係條文錯亂，已正之），共錄文二百四十九條，皆魏、晉間人著作，多爲儒家，間有雜、名、道諸家。卷六錄四十一家，其中有目無文者十三家（新序重出，實錄目四十家，其中有目無文者十二家），共錄文五十八條，以三國、兩晉人著作爲主，亦有傳爲先秦與漢之著述者十三家。除儒、法、道、農、兵、雜、小說諸家外，還有本草、相占、天文、曆算及藝術之類。觀意林全書所錄，真可謂三教九流皆有所取。尤爲可貴的是，所錄諸子著述存於今並收入四庫全書者只有四十七家，四庫全書未收、今無傳本或世所罕見者，多達六十四家。雖不能由此盡觀諸子原書舊貌，然亦可略知其大概。這對瞭解或研

究我國亡佚古籍，無疑具有重要價值。即使是流傳至今的諸子書，歷經唐、宋、元、明、清幾個朝代，其散佚、脫失、傳鈔之誤也在所難免，意林錄文當有補正、糾誤、定訛之功。如卷一太公六韜共錄文十三條，對照今本原文，竟無一條相同。卷一墨子共錄文十五條，後三條今本全無。卷四風俗通共錄文五十七條，不見於今本者竟有四十五條之多。卷四抱朴子共錄文一百零九條，不見於今本者亦有二十八條。其他所錄與今本諸子書不同的地方亦很多，幾乎俯拾皆是。故歷代校勘晉以前子書者，多引意林以正訛誤。

儘管意林一書的歷史價值不容忽視，但是它同時也存在着明顯的缺陷。

首先是它採錄的隨意性。先秦、兩漢、三國、魏、晉時舊籍流傳至唐的很多，據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羣書治要等書可知。考意林所錄，不少地方憑己意好惡而斷章取義，甚至糾合原文幾篇所載連綴成文；有的與原書所記事同而文異，還有序文、注文混入正文的情況。這就與原書內容和文意大相徑庭。如卷一所錄鬻子第四條，在唐逢行珪注本中原爲序文中語（見四庫全書子部唐逢行珪注本之序文），意林卻錄作正文。又如卷二所錄呂氏春秋第八條「櫻桃爲鳥所含，故曰含桃」，不見於今存諸本，但見於呂氏春秋仲夏紀高誘注文中。再如卷三所錄論衡第十八條，散見於原書變虛、感虛、福虛三篇中，且文字多有不同。更有甚者，所錄論衡第七十二條，本爲原書實知篇開頭一段話，是原作者先概舉儒生吹捧

聖人的話，接着便批駁說「此皆虛也」，但意林錄前不錄後，變批駁爲讚同，有失原書本意。所錄論衡第七十三條，王充原本是爲了說明古代唐、虞、夏、殷、周五個朝代的取名，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極力反對那種望文生義、牽強附會及因聲求義的解釋方法，可是在意林中卻被掐頭去尾，只摘中間數語，變成對這種錯誤的解詞釋義法的維護和讚賞，大違原作者本意。這些地方如果不細檢原書，不聯繫原文上下相關的語句，很容易使讀者誤解原書作者著書爲文的宗旨。

在意林所錄諸子中，其文句大多與今存諸子書不合。這種異文的形成，大約因爲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馬總鈔錄時所據底本原來就是這樣；二是馬總有意按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選擇節錄。查意林全書所錄，後一種情況大量存在。因而在閱讀意林時，對所出現的異文也必須區別對待：一是所錄條文中個別字句與原文有異，但整條所錄則文意暢達，與原書的意義保持一致；二是所錄條文與原書文句全異，但所記之事及大意又與原書相符；三是所錄條文不僅字句有異，且因斷章取義，前後不屬，已失原書本意。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兩種是主要的、基本的，後一種則是個別的、次要的。否則，意林一書作爲諸子百家的摘要輯錄，將失去它自身存在的價值。

其次是它錄文的錯亂。意林錄文錯亂比較嚴重的地方有兩處：一是卷二所錄莊子「舜讓天下」以下十四條，誤錄入王孫子目下；二是卷五傅子目下所錄之文皆屬物理論，而物理論目下所錄之文除首

四條外又屬於傅子。其原因或是鈔錄之誤，或是錯簡粘連所致，清人周廣業、嚴可均對此皆有考證。筆者依周、嚴二氏之說，將錯錄之文重新進行調整，使之各歸其主，文暢意達。

再次，此書在體例的編排與錄文的多少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儘管馬總在排目時「一遵庾目」（見宋高似孫子略目子鈔序），大體上以時代先後爲序，但在目次編排、錄文多寡上，有明顯失當之處。先從各卷所錄諸子排列的順序看，卷一自西周鬻子始，卷六以西漢九章算術終，中間四卷大致上是先秦、兩漢之後列三國、魏、晉。故卷一所錄皆先秦諸子，卷二至卷四爲先秦及兩漢諸子。但屬先秦的商君書與屬東晉的抱朴子，卻同時編排在卷四中。卷五和卷六所錄基本上是三國、魏、晉諸子，但卷六中又有先秦的神農本草經、司馬兵法、孫子兵法、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以及漢代的黃石公記、汜勝之書、相貝經、淮南萬畢術、九章算術等。即使是同一時代之書，也未嚴格按諸子在世時間的先後列目。再者所錄諸子書雖以儒家爲重點，但卻與道、墨、法、刑、名、農等諸家雜列，顯得分類不清，主次不明。各卷所錄不僅書目多寡不均，且所錄條文亦多少詳略懸殊。在前五卷中，多則二十家，少則七家，共錄目七十一家，錄文一千三百一十六條，其輕重差別尚不大。但在補刻第六卷中，收目四十家，其中十二家有目無文，總錄文僅五十八條。所錄書目約占全書十分之四，而錄文卻不及全書的二十分之一。這樣懸殊的比例，當然會使人感到輕重失調。全書所錄條文較多的有以下八家：抱朴子錄一百零九條，淮南

子錄一百零五條，傅子錄八十一條，論衡錄七十六條，莊子錄七十六條，風俗通錄五十七條，呂氏春秋錄四十九條，韓非子錄四十四條。錄文僅一條者，在前五卷中只有胡非子、王孫子、人物志、梅子四家。而在卷六中幾乎半數以上只錄寥寥數語，還有十二家存目無文。特別是卷六所錄數量與前五卷大不相同，錄書目最多，錄正文卻最少。清人李遇孫稱此卷乃照宋本補刻，但與說郛本對照，除極個別字句略異外，所錄目次、原注與條文大多無異，令人懷疑所補刻第六卷非真正源於宋本，更非意林原書舊制，很可能是好事者將說郛本中所錄意林卷六嫁於宋本卷六，然後補入意林五卷本之後。但這只是一種推測，尚待進一步考證。

儘管今存意林有上述缺陷，但因它採錄晉以前各類子書最多、成書時代較早、保存較完整而成爲值得寶貴的歷史文獻，這是確定無疑的。

三

關於意林一書的面世，考之戴、柳二序，可知當在唐貞元二年或貞元三年（七八六年、七八七年）。此距馬總卒年（八二三年）尚有三十六年，可推知此書爲馬總青壯年時所撰。此書最早刊行於何時，已無可考知。清人李遇孫稱意林卷六乃照宋本補刻，黃以周亦認爲「元、明以來，流傳之本卷二殘闕兩

家，卷六全缺四十一家。以仁和汪家禧所藏照宋本書六卷最爲完善，世間罕見其書（見黃以周《傲季子叙》）。故宋本當爲今所知最早刊本。但此書久已不見。明正統十年（一四四五年）刊刻印行的道家叢書道藏中收有意林五卷，應該是保存至今的最早刊本。近人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中所載明廖自顯序本刊於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簡稱廖本），徐元太序本刊於明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年，簡稱徐本）。此二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可以說是今存最早的意林單行本。雖然徐本晚出廖本六十年，但徐序稱其本從道藏中錄出，所以徐本仍屬於道藏本系統。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在他的說郛中也錄有意林六卷，雖然時代早於上述三種本子，但所錄條文不僅十分簡略，總計所錄諸子短語也只有三百餘條，還不足道藏本的四分之一，這顯然不是意林舊本原貌。故清人校勘意林，所據本即以道藏本、廖本、徐本、范氏天一閣鈔本爲主。這四種都是明鈔五卷本。今傳五卷本多以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天一閣范氏所獻舊藏寫本爲主。乾隆三十九年御覽此本後題詩四首。乾隆四十年鮑廷博據此寫本精製副本，乾隆四十四年周廣業據鮑廷博寫本做成意林注，載聚學軒叢書第五集（見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乾隆四十五年四庫館臣據江蘇巡撫所採廖本收入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七年四庫館臣又集武英殿銅活字精選四庫本若干種排印，稱爲聚珍本或殿本，意林亦在其中。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有李遇孫補刻第六卷並卷二闕文（稱照宋本補刻）刊行。所補第六卷或源於宋本，或源於說郛本，有清人張海鵬刊刻陶

貴鑒校本、李遇孫補校本。武英殿本與李遇孫補校本後爲商務印書館影印，一併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子部，最爲時人所重，也是通行之本。此外，仁和許增刻意林補注六卷（此本未見），嚴可均有手校五卷、補錄一卷，是據道藏本考其卷次，補其闕目，收入四錄堂叢書（可惜嚴氏此本未曾刊行）。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定海黃以周有意林校注六卷，採集前說，考辨注釋，有較高學術價值。但因世人罕見其書，故學界少知其名，黃以周本人也以爲其稿遺失。其實，此書稿本現藏上海圖書館（二冊，尺寸26.1×16.5釐米，編號T 43470-71）。

考清人對意林的整理校刊，周廣業校注過於簡略，間或有誤，且多考於書目，少有校勘與注釋。許本、嚴本、黃以周本又罕見於世，難以尋閱。嚴氏對意林的考訂，只能從他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書有關卷次中見到。

對意林一書的整理研究，根據現存資料所知，清乾隆以來有周廣業的意林注五卷，仁和許增所刻補注六卷，嚴可均的意林考證、馬總意林闕目敘（此二文見於嚴可均鐵橋漫稿），黃以周的意林校注六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意林校本敘（見黃以周儆季文鈔），繆荃孫的意林跋（見繆荃孫藝風堂文集），譚獻的意林敘（見譚獻復堂文續），邵晉涵的周耕崖意林注序（見邵晉涵南江文鈔）等。除周、許、黃三注本外，餘皆意林校刊本的敘跋，算不得是全面、深入的研究著作。至於近代以來，人們雖然常常徵引意